

记得罗湖原来有家酒楼叫“食为先”，专做粤菜，我和朋友去吃过几回，味道如何已不记得了，倒是因为名字起得好，到现在还没有忘掉。我们这个民族，过去受过太多的苦、挨过太多的饿，所以对吃、对食物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感悟。

煲汤

□厚圃

夸她会煲靓汤，这在从前，就是评价一个广东媳妇的重要标准。

事实上，早些年爱煲汤的只有广府人。所谓的粤菜，是由“广府菜”“潮汕菜”“客家菜”三种地方风味所组成。煲汤一讲究用料，二讲究火候。最好用瓦罐，汤料除了鸡鸭鱼肉和一些海货外，还要根据季节的变化选择不同的蔬果药材，先用猛火将水烧开，再调至文火耐心地煲上三四个钟头，因此这种浓汤又叫“老火汤”。广东的老火汤之所以出名，还有个重要原因，无论是什么荤腥放进去，汤色绝不油光四射，大多清透得像工夫茶。很多粤菜酒楼还真出品了“工夫汤”，盛在紫砂茶壶里，再配上一只小杯，一人一壶一杯，慢慢地品饮。

我们的祖先很厉害，早就精钻食疗，总结出一套“凡膳皆药，药食同源”的理论，在他们看来，人体类似于大自然，自成一整套精密、完整的系统，只有保持阴阳“中和”才能不生病。可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往往受制于自然环境、生存条件、工作压力等不良因素，导致体内阴阳失衡，就只好用药物加以调理，以“致中和”。煲汤，正是寓医于食的实践，深得个中精髓。

我的老家潮汕平原，过去喝的汤大多来自于“汤菜”，不是用火煲而是用猛火烧出来的，时间快效率高，就像生菜鱼丸汤，煮了

丸子再丢点生菜烫一下，撒上调料即可关火，所以当地人称之为“滚汤”。潮汕人对于“汤水”的要求只有一个字，“甜”，也就是鲜美，看似简单实则不易。在过去，请客吃饭，除了上几道煎、炒、烙、焖的主菜，还必须有汤菜，人们所说的“四盘一”“五盘一”，这个“一”指的就是汤菜。就算没有客人，除了早餐，其余两顿饭也要有汤。潮汕的汤菜像枸杞猪肝汤、芥菜肉片汤、虾米丝瓜汤等，都是比较家常，一点鲜蚝外加几片咸菜叶也能“滚”成一锅汤。名气大的也有，比如“护国菜”，听名字就知道来头不小，只是让人觉得有点可疑。南宋末年，宋少帝赵昺被元兵追袭逃到潮汕，寄宿于一座古庙。和尚们找不到好东西招待他，只能摘了些新鲜的番薯叶，焯水去除苦味，制成汤菜。少帝又渴又饿，只觉得这菜叶柔滑这汤水鲜甜，龙颜大悦，即封此菜为“护国菜”。这道汤菜经过厨师们不断改良，已成为一道比汤还要浓稠、近乎糊状的羹汤，被列为潮汕特色菜中的上品。

传统的潮汕人喝汤，既不像广府人那样放在饭前，也不像北方人置于饭后，而是边吃饭边拿着小汤匙慢悠悠地舀着喝，这种吃法容易稀释胃液影响消化，并不可取。现在，有不少人已渐渐喜欢上煲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算丰富了潮汕菜的样式。

大家都说广东的老火汤可以养生，而在煲汤的过程中，也蕴含着一种朴素的哲理，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。怎么说呢？每个人的一生，又何尝不是在煲自己的老火汤？要有耐心，也要有信心，慢慢熬吧，好日子都是熬出来的。

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谈天说地

磨鞋 磨人

□李晓巧

穿衣谋鞋，是老家人的一句口头语。

为稻粱谋，古往今来，这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。吃，是人类的大事，能生存下来才可以想些其他的、做些其他的。

但人类活着确实不只是吃。于是，在解决了“吃”的问题后，自然而然地涉及衣服、鞋子之类。可见，谋“衣鞋”比谋“稻粱”要高一格。如此，在“吃”之外，家乡老一辈人把为衣服、鞋子而做的努力挂在嘴上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就我这个年纪所见到的乡人口中的鞋，多数是帆布鞋，也有自家粘布纳底的鞋。那鞋底针脚细密扎实，穿在脚上轻巧透气，绝对不会捂出脚气。然而，有利必有弊，布鞋之弊在于鞋底容易磨穿。

当时能有双新鞋不容易，即便自家做双布鞋也不是件随便的事，布头线脑和糊糊，还有很多道工序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给我们弟兄俩做布鞋的景况，得逢着好天气，把一层层布浆过的鞋底、鞋面晒干晾透，费事耗时。照如今来看，不值当。如今，大家不需再为脚上的鞋子而处心积虑地去“谋”了，只要不是高价鞋和传奇的天价鞋。

某天骑车上班，我这中年人的脑海里突然晃荡出早年乡下的一些词汇，其中之一就是“穿衣谋鞋”。但我想到老家乡谚很多是以声传，“穿衣谋鞋”未必不是“穿衣磨鞋”。鞋底怕磨，衣服怕破，这是乡间长辈常有的顾虑。

磨鞋，难道不更妥帖？千百年的乡人们担心磨破鞋底，给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增加新负担。乡下童年时光，常听到祖父辈们念叨“穿衣磨鞋”这个词，即便我还懵懂，但从那口气中分明能感受到农人生活的不易和艰辛。

理性想来，鞋底磨薄，固然是损耗，但也是体现鞋子价值之所在。磨鞋的过程，实际也是在锻炼脚力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路当然要磨鞋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在“仓廪实”的基础之上才好发挥的话题。看来，经济条件也限制了人的理性思考。

祖父有个老友姓王，不喝酒不抽烟，终生未娶，老来饲养两头水牛租给人耕田耘地以收佣金，他相当节俭，据说正餐常以白米饭蘸白盐。夏天，他常常把一双绿帆布鞋揣在衣衫外的青布腰带上。我那时小，就很好奇。祖父告诉我，老王是怕把鞋子磨破了要花钱买，能不穿鞋，他就不穿鞋了。

卡夫卡说过：“什么是财富？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一件旧衬衫也是珍宝……这只是一种被物化的不安全感。”老王爷爷的担心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上，有时说给孩子和朋友们听，他们以为我编了个故事。或许，这就是岁月人生。

我国古代有“人磨墨，墨磨人”一说，其实，人与鞋子之间，不也有这样的关系。从古到今，生命就是这样消磨于眼边的物件上的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-gh@sina.com联系

可以说，得益于一代代烹饪者的躬体力行，饮食这等大俗之事才渐成气候，从皇宫的精细膳食到平常百姓家的粗茶淡饭，蔚然成为横跨大江南北的雅事。古人有言，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而对于广东人来说还必须“食以汤为先”，饭前先来碗老火汤，既可润喉养胃，又可减少饭量便于瘦身。

广东人为什么爱喝汤？应该跟气候环境有关。一个是天气炎热需要补充水分，一个是暑湿所居，需要汤药调理，清火祛湿。广东人的煲汤是出了名的，有一个笑话，说上海人抓到个外星人，立刻将它关起来卖门票挣钱。要是让广东人抓到了，必大呼速速送来煲汤。在外地人眼里，广东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煲汤，连蝎子和榴莲也不曾放过。蝎子汤我没喝过，榴莲煲鸡倒是吃过几回，味道清甜，适合于入冬后进补。外地来的朋友想要得到广东妹子的青睐，可别忘了

大家微语

绝处逢生

□赵长春

● 转山时，我对生长在崖壁上的树木，总是多几分仰望。

● 或松，或柏，或栗，它们都低矮，很少有笔挺的干，努力与崖壁相依偎。细看，根

如牙，紧咬崖隙岩缝，在风霜刀剑的磋磨下，成长为一团铁色的树疙瘩。细枝末梢呢，都表达着风的方向，努力摆脱深渊的诱惑。

● 不知道它们怎么会落脚在这样的地

方，却又绝处逢生！每一芽一叶的生长，都伤痕累累，但很倔强。

● 如一些人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人间一趟，积极向上。认真活着，是职责。

文史杂谈

巧对精华

□王兆贵

对联要求对仗工整、平仄协调，是一字一音的汉语独特的艺术形式。其格式早已定型，讲究很多，非常严谨，不仅要字数相等，词性相当，而且要结构相称，节律相谐。您若读过李渔的《笠翁对韵》，基本上就能悟出其中的门道。

说起来是简单的文字游戏，实际上却是古代语言教习的基本功。过去童子拜塾师或进学堂，要习声律、对对子，有课后作业，也有当堂属对。文思敏捷的学生，就像武功精进的练家子，见招拆招，应对裕如，妙语天成，珠联璧合，同时也为日后赋诗填词做文章淬炼了出口成章的修辞才华。据说，铁嘴铜牙的纪晓岚年轻时，有人给他出了个刁钻古怪的上联“鼠无大小皆称老”，纪晓岚略加思索，就对出了下联“鸪有雌雄都叫哥”。

而老百姓生活中最熟悉的，自是春联。写春联、贴春联，是年味的一个载体，也是人们祝福美好生活的一个方式。除夕这天，人们再忙也要趁天黑之前，将福字和对联贴到大门上。贴对联本身不是技术活，却也有讲究，首先必须分清哪是上联贴右边，哪是下联贴左边。这就涉及对句的平仄问题。不懂其中门道的人家，需向明白人问清楚了，

做上标记，贴反了就会闹笑话。

作为传统文化样式，对句不仅见于诗词歌赋及章回小说的回目，而且呈现于亭台楼阁，不论是雅之堂，还是寻常巷陌，到处都能瞥见它们成双入对的身影。过去的商号、酒馆、药店等铺面，都会挂楹联。商号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，酒馆如“东不管西不管酒管，兴也罢衰也罢喝罢”，药店如“但愿世间无疾苦，宁可架上药生尘”，就连理发店也有妙联，如“虽为毫末技艺，却是顶上功夫”。

对联喜庆，百姓乐见，适合于多种场合。老宅东厢房梁柱上，曾贴着“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”的楹联。从横批“上梁大吉”可以看出，那是建造厢房时请人拟写的。节庆期间的门楣或厅堂上，对联就更为常见了。即便我们进庙宇观瞻，迎面而来的门柱上，也多半会有楹联。在古装戏曲或影视中，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才子佳人应景作对的桥段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一场彰显贾宝玉才华的重头戏，其中就有他为“沁芳亭”拟的对联“绕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”。至于在掌故类笔记文中，有关巧对的逸闻就更多了。

记得上初中时，我从同学那里借得一本

小册子，左上方的书名是《巧对精华》，右下方标明光明书店印行。这种半文半白的竖排繁体旧书，尽管读起来有些吃力，但仍觉得诙谐横生。

诗词中的联语，不仅对仗工整，而且蕴含哲理。典例太多，不胜枚举。如徐宗干的咏炭诗云：“一味黑时犹有骨，十分红处便成灰。”《巧对精华》这本小册子，并非从律诗中摘录出来的对偶句，也不是尺牍类楹联大全，而是关于对对子的坊间趣闻汇编，体裁上属于笔记说部类小品，类似于今天人们喜闻乐见的段子，只不过是多了些机敏的应对技巧。这里不妨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。

其一说：有个擅长滑稽的书生，为一家梨园代拟楹联于戏台两侧台柱。上联写着：看我非我，我看我，我亦非我；下联写着：装谁像谁，谁装谁，谁就像谁。评曰：“一意化两，是白描之好手也。”

其二说：男女平权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；阴阳合历，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。虽然是大白话，拆解倒也有趣。

其三说：醉汉骑驴，颠头簸脑算酒账；船公摇橹，打躬作揖讨船钱。这一则摩挲如同画卷，且极具动态，趣味性更强。